茶香室經說

余於學無所得四十年來鑽研經義所得亦極鮮犄然生平謏迻究以說經者爲多羣經平議外散見於第一樓叢書及曲園俞樓兩襍纂者益又不下數百條矣至茶香室叢鈔續鈔三鈔意在網羅舊聞逸事閒及經義不足言治經也惟自主講浙江詁經精舍已逾二十載評閱課卷及與門下士往復講論每有觸發隨筆記錄積久遂多去年夏右骸生瘍精力益衰故秋間不至西湖於吳下寓廬閉門養疾遂將所記錄諸條又益以二百餘事編纂成書釐爲十六卷因此書之成適在茶香室三鈔成書之後故即名之曰茶香室經說不知今之

所說其精勝於前乎抑或精神不及曩時疏舛更甚也余說經諸書王益吾祭酒刻　皇淸經解續編采摭幾及大半此書則成於續編既定之後不及補入將來有刻　皇淸經解三編者安知不又從隗始乎　國朝經術昌明巨儒輩出余願以此書爲後來者前馬也光緒十有四年春二月曲園居士書

茶香室經說目錄

茶香室經說卷一

德清俞樾

周易

乾坤六爻當十二月

易乾初九潛龍勿用正義曰言天地自然之氣起於建子之月陰氣始盛陽氣潛在地下故言初九潛龍也愚按乾卦六爻各當一月此有二說並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干寶謂乾初九十一月九二十二月九三正月九四二月九五三月上九四月坤初六五月六二六月六三七月六四八月六五九月上六十月何妥謂乾初九十

一月九二正月集解未引可以例推九三三月九四五月九五七月上九九月孔氏正義於九二爻下云諸儒以爲九二當太蔟之月陽氣發見則九三爲建辰之月九四爲建午之月九五爲建申之月爲陰氣始殺不宜稱飛龍在天上九爲建戌之月羣陰既盛不得言與時偕極諸儒此說於理稍乖此乾之陽氣漸生宜據十一月之後至建巳之月此九二當據建丑建寅之閒是孔氏從干寶不從何妥然爻之取象不必與月相準如必與月相準則陰生於午是爲五月坤初六不當言履霜也且從干寶說則陽盡陰生而已從何妥說則陽盡復生陽宜諸

儒皆從何說也但集解於坤卦不引何妥說未知其說如何若以陰生于午則坤初六五月六二七月六三九月六四十一月六五正月上六三月與乾爻同月而陰陽亂矣愚謂聖人扶陽抑陰陰雖生于午而退後一月初六六月六二八月六三十月六四十二月六五二月上六四月何氏之說必當如是可以補集解之所未備

否臧凶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王注曰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律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按如王注則當改經文為師出不以律矣義不可通宜十二年

左傳知莊子引此爻辭杜注曰否不也訓否爲不必周易舊說下文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阮氏校勘記曰補刊石經否作不此亦古義之幸存者此爻之義言師出必以律若其不臧則凶矣不臧者不如律也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失律二字即釋經文不臧二字王注誤以否臧爲對文致失其旨然亦因左傳順成爲臧逆爲否二句似乎否與臧對不知左氏之文猶云順成爲臧逆爲不臧下句省一臧字耳

素履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王注曰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愚

按周禮屨人有素屨鄭注曰素屨非純吉有凶去飾者又曰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然則素屨乃大祥後所著非此經所當取象也素讀爲傃禮記中庸篇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鄭注曰素皆讀爲傃正義曰素鄉也鄉其所居之位而行愚謂中庸所言正合此爻之義素履即素位而行也君子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故傳曰獨行願也獨行願即無入而不自得也履卦六爻皆有履字然皆以人之履之者言不以履言若素履是履

之色豈九五夬履是履之制乎

歸妹以祉

泰九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注曰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感以相與用中行願不失其禮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愚按王注辭繁而義晦不知所謂祉者王作何解正義以祉福說之恐非王旨也此經雖述帝乙爲文而歸妹以祉實與歸妹爻辭歸妹以娣歸妹以須一律傳云以祉元吉文不備耳不得因傳文而讀帝乙歸妹絕句也歸妹以祉若解作歸妹以福恐不成義釋文出

以祉二字云音恥此祉福之祉廣韵六旨有祉字敕里切福也禔也與恥字同音是其字也又云一音勑子反又音止此則廣韵未載疑即讀爲止詩小旻篇國雖靡止箋云止禮也帝乙歸妹以祉者帝乙歸妹以禮也後漢書荀爽傳引此經而說云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是帝乙歸妹以禮乃古易說如此王注貌爲高古恥引舊說而云不失其禮又云盡夫陰陽交配之宜故元吉也則其訓祉字固不以爲祉福字矣否九四疇離祉王以疇離福釋之而此注不見福字王氏之意可知孔疏未得其意

八月有凶

臨彖辭至于八月有凶王注曰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正義曰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七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有凶也又引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愚按何氏以周正言褚氏以夏正言二說皆有理葢周易用周正固其所也而夏數得天則言陰陽消長仍用夏正亦其所也從周正則八月爲天山遯與臨旁通二陽生者變爲二陰生故凶也從夏正則八月爲風地觀與臨反對二陽

在下四陰在上者變爲四陰在下二陽在上矣故凶也

至王氏盧言其理本末言爲何月正義謂是建申之月

則以周正爲九月以夏正爲七月非八月也其卦爲天

地否三陰三陽之卦與臨非旁通又非反對也可知其

說之非矣正義又云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

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故特戒之此亦不然惟臨之一

卦八月有凶以周正言以夏正言均通餘卦不然復旁

通之卦爲姤夏五月周七月也反對之卦爲剝夏九月

周十一月也大壯旁通之卦爲觀夏八月周十月也反

對之卦爲遯夏六月周八月也泰反對爲否旁通亦爲

否夏七月周九月也無夏正周正皆八者故八月有凶之文惟於臨卦言之可見聖經立言之精矣或謂彖辭文王所作周正未建何得以周正言不知周人建子乃豳之舊俗也說詳毛詩

賁亨小

賁彖辭賁亨小利有攸往王注曰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愚按此當以亨小絕句易彖辭言小亨者二卦旅也巽也言亨小者亦二卦賁也旣濟也旣濟亨小絕句明見釋文賁卦亨小絕句無見及者虞注亦以小利有

攸往連文不獨王注然矣愚謂此與既濟正同虞云既濟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然則賁卦泰上之乾二小亦以二言柔得中故亨小既濟然賁亦然矣自此經失其讀則亨小惟見於既濟一卦遂有以舊讀為非者余前作羣經平議亦以亨小為不辭未見及此也

彖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此分釋亨小二字也下云利有攸往天文也葢利有攸往即以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言是即剛柔交錯之象故曰天文也又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則以卦德言之也自亨

小失其讀彖傳亦以小利有攸往連讀而天文也三字遂孤縣無屬於是有議增剛柔交錯四字者矣至彖傳發端言賁亨不連小字此與既濟傳同正義謂從省是也

七日來復

復彖辭七日來復正注曰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正義曰觀注之意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故言凡七日也愚按以

此說復卦之七日來復洵得矣但震六二旣濟六二並云勿逐七日得又隔何卦之六日七分乎今按易言七日實卽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義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自辛至丁凡七日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自丁至癸凡七日甲木克於辛金辛金歷七日爲丁火所克則甲木來復矣庚金克於丁火丁火歷七日爲癸水所克則庚金來復矣復卽得矣餘曰皆然此七日來復七日得之義至爲明顯者也

君子用罔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王注曰小人用之以爲

壯君子用之以爲羅已者也愚按王以罔爲羅罔此用舊說集解引虞曰離爲罔是也但經意實不如此易緯稽覽圖曰地上有陰而天上有陽曰應俱陰曰罔地上有陽而天上有陰曰應俱陽曰罔觀此可得此爻罔字之義猶曰小人用壯君子不用壯也傳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與遯九四傳曰君子嘉遯小人否也一律罔即否也否爲是否之否王彼注曰音臧否之否亦失其義論語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以不直爲罔用此經文法也

井初六舊井无禽王注曰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愚著羣經平義謂井水至深禽無從取飲故不從王說而從干寶水禽之義今審思之則王說是也古之聖人皆生於北方故觀象繫辭皆是北方之事南方水鄉隨處有水禽鳥隨處可飲自無取乎井若北方則往往平原千里無一勺之水非飲於井禽鳥皆渴死矣井水至深禽得飲之者北方有井之處必刳木爲槽以桔槔取水灌注其中以飲牛馬而禽亦集而飲焉余驅車燕趙之郊每於飲馬之處見無數飛鳥翔集其閒御者舉鞭一揮乃始散去王注所云井不渫治禽所不嚮

自得其實崔憬謂爲古撝字近儒高郵王氏又破井爲阱並非經旨

來兌

兌六三來兌凶王注曰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說邪佞者也愚按經言來兌注增求字疑王氏所據本正作求兌注云履非其位求說者也本無來字集解引虞曰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是古本作來兌後人據以改王本遂於注中增入來字耳非正而求說句仍無來字王之本文也尚書呂刑篇惟貨惟來釋文云馬本作求此即求來形似致誤之證

匪夷所思

渙六四渙有丘匪夷所思王注曰處於卑順不可自專而爲散之任猶有丘虛匪夷之慮按如王注以渙有丘匪夷所思七字爲句殊不成義集解引虞注以匪夷所思四字爲句當從之此夷字卽豐九四遇其夷主之夷王注曰得初以發夷主吉也正義曰據初適四則以四爲主故曰遇其配主自四之初則以初爲主故曰遇其夷主二陽體敵兩主均平故初謂四爲旬而四謂初爲夷今卽以渙此卦夷亦謂初也初六六四二陰體敵故謂之夷初六居坎水之下六四則居互體艮中艮爲

山則有丘矣故匪夷所思也

順以聽命也

需象傳需于血順以聽也愚按經云需于血出自穴王注曰九三剛進四不能距見侵則辟順以聽命者也正義曰三來逼己四不能距故出此所居之穴以避之但順以聽命而得免咎也故象曰需于血順以聽命也是王孔所據傳文聽下有命字

以配祖考

豫象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正義曰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愚按配

上帝而謂之配祖考偁矣且祖考之配上帝亦其功德自足以配之於作樂何與焉贅矣蓋薦之上帝是一事配祖考又是一事薦者以樂薦之配者亦是以樂配之无妄傳曰先王以茂對時釋文引馬曰對配也是對與配義通彼傳對字訓配此傳配字應訓對以配祖考者以對祖考也猶云對揚王休也作樂以象祖宗功德正所以對揚祖宗之休美故曰以配祖考配卽對也

居德則忌

夬象傳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注曰夬者明法而決斷之象也忌止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

明禁也愚按如王注則其所據本當作居德明忌禮記禮運篇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鄭注曰則當爲明此傳則字或亦明字之誤但集解引虞注曰乾爲德艮爲居故居德則忌是古本固作則耳

愼之至也

繫辭上傳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之地可矣藉用白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愚按大過象傳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並無愼義王弼注曰以柔處下過而可以无咎其唯愼乎蓋卽用此傳之義其實此傳所謂愼者非謹愼之謂詩巧言篇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大憮

子愼無辜毛傳曰愼誠也此傳愼字亦當訓誠蓋有此
誠意則雖錯之地亦可況有白茅以藉之乎若作謹愼
解則與苟錯之地句不合矣下云愼斯術也以往釋文
曰愼一本作順然則愼斯術也之愼當作順不作愼與
此文初不相涉也

蓍龜

繫辭上傳莫大乎蓍龜愚按在易言易止宜言蓍乃兼
言龜者固由便文足句實則易之理固通乎龜也下文
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正義引鄭注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是聖人畫卦本取法於龜文故即灼龜以占吉

凶龜蓋從易而來也禮記祭義篇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注曰易官名是卜人亦謂之易也後世乃謂筮短龜長非篤論矣

君子見幾而作

繫辭下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愚按中論發辨篇曰微子介於石不終日是此爻以微子言不知所本疑此傳君子見幾而作漢時相傳之本有作微子見幾而作者下文說復初九爻以顏子爲說則此以微子爲說亦無不可宜表出之以存古

義

履和而至

繫辭下傳履和而至韓注曰和而能至故可履也不釋至字之義愚按此傳舉九卦之德皆以相反見義困窮而通其尤顯者也履和而至亦必一律至當讀從毛詩關雎傳摯而有別之摯詩釋文曰摯本亦作鷙音至是鷙本字摯叚字此作至者又以摯音至而卽通其字作至也尚書堯典正義引鄭注曰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此摯至聲近義通之證說文至部䡸讀若摯亦其例矣履之爲卦說而應乎乾所謂和也而上天下澤又秩

然不紊故曰履和而摯

至靜而德方

坤文言傳至靜而德方王注曰其德至靜德必方也正義曰地體不動是至靜生物不邪是德能方正愚按王注順文爲說不詳何義正義以方正釋方字則非也方當讀爲旁尚書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五帝紀作旁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漸序節士篇作旁是方與旁古字通說文丄部旁溥也至靜而德旁言其體至靜而其德則至溥也旁與滂義亦相近說文水部滂沛也德旁猶德滂矣

駮馬

說卦傳乾爲駮馬正義引王廙注曰駮馬能食虎豹取其至健然此馬世不恆有非乾所當取象集解本作駁引宋衷曰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然爾雅釋畜曰騂白駁則亦非具五色者世固無五色之馬也愚疑此文既有駮駁之異或傳寫有譌當作駁馬玉篇馬部駁音父牡馬也或古周易有作駁馬者故顧野王錄其字乎乾爲駁馬與坤爲子母牛正相配阮校勘記云石經駁字係磨改初刻當是駮字愚謂初刻安知非駁字乎、

爲弓輪

說卦傳坎爲弓輪正義曰弓者激矢取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愚按弓與輪二者非同類之物當云爲弓爲輪何以合而言之曰爲弓輪乎此弓疑非弓矢之弓謂車上之蓋弓也考工記輪人云弓長五尺謂之庇輪又輈人云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弓輪同類故合言之曰爲弓輪

大壯則止

雜卦傳大壯則止韓注曰大正則小人止愚按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何得從小人取義其說非也集解引虞曰大壯止陽陽故止然四陽方盛二陰何能止之其

說亦非也大壯所以爲止者盛壯自有止義爾雅釋言疾齊壯也疾爲一義齊爲一義疾者疾速齊者整齊四陽盛長名之曰大壯取整齊之義非取疾速之義尚書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齊有止義也故曰大壯則止治國者先立其紀綱行軍者務嚴其紀律大壯之義也

尚書

寅賓出日

尚書堯典寅賓出日枚傳曰寅敬賓導愚按史記五帝紀作敬道日出下文寅餞納日史記作敬道日入是寅

之訓敬固古文家舊義矣然竊謂非也使寅卽訓敬則上文敬授人時何不曰寅授人時乎下文敬致何不曰寅致乎今按月令正義引律歷志云引達於寅寅引也此經寅字當訓引不當訓敬寅賓出日謂日出時引而導之也寅餞納日謂日入時引而導之也枚傳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此固通論寔則餞亦導也爾雅釋詁曰餞進也進卽有導引之義故史公不別其爲賓爲餞而皆以道字易之也

師錫帝曰

堯典師錫帝曰枚傳訓師爲衆按下文僉曰伯禹作司

空僉曰垂哉僉曰益哉此不稱僉而稱師非書例也正義引鄭注以師爲諸侯之師此說得之臯陶謨篇州十有二師鄭注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鄭解堯典師字卽用此義正義非之曰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也此說未達當時情事夫古史簡略語焉不詳堯以天下與人何等大事必非一堂之上一時之頃一言而決者明明揚側陋此一語非徒口說而已必且通行天下周咨博訪如今 朝廷有大政事命督撫會議者然於是每一州由十二師下行千二百國千二百國詢謀僉同

上之十二師乃由十二師而達於朝廷是謂師錫下文
帝曰俞予聞此猶漢制所謂報聞也又曰如何此又命
大臣集議也於是四岳又極稱舜以贊成之而禪讓定
矣古史數語中包無限情事僞傳不足知之又不知俞
予聞三字乃報聞於外諸侯之師者解爲我亦聞之遂
有衆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不獲已而言之眞以小人
度君子矣
或疑舜在側微天下萬國安能盡知之而皆舉舜乎不
知此特以明聖人公天下之盛心且亦當時行大政之
通例其實萬國諸侯未必人人與議而每州十二師除

圻內得九十六人亦未必一無異議但從其多者而已九十六人中雖有數人異議不害其爲師錫也韓非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此卽當時諸侯之異議者使堯不周咨博訪此等語言何自而來也周禮小司寇所謂詢立君者卽其遺意但堯時普詢萬國周則止詢萬民耳

賓于四門

堯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枚傳曰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正義曰鄭以賓爲擯謂舜爲

上擯孔不爲擯者謂舜旣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愚按鄭說固非而其文在納于大麓之前則猶未錄攝孔疏說亦非也大傳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好惡地上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愚謂堯使舜賓于四門正用此禮蓋堯欲傳天下於舜則於舜無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實公羊傳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使賓迎四方諸侯不獨使之練習天下之事而禪位之意亦曉然明示天下矣

肇十有二州

堯典肇十有二州姚方興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靑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愚按爾雅釋文引鄭說亦同非臆造也然此事竊有所疑治水之後九州大定何必紛更舊制創立新州如因地勢遼闊不得不然此必禹治水歸言於帝舜而共制之乃禹登王位仍復九州此何爲也夫自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而布九州其爲九州舊矣唐虞三代無不仍之非有改易其肇十有二州者爲立十二牧張本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唐虞謂之牧者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

覛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
按旁立三人謂每方立三人也洪水旣平而教養之政
日益繁多天下諸侯散處九州之內不可無統攝之者
於是東西南北四方各使大夫三人爲之牧每方三人
則十二人矣分九州之地爲十二使各有專治其實於
各州界域無所更移不過命之曰某州之牧而已以大
判言之仍曰九州以州牧言之則爲十二州二者固不
相妨禹登王位未必不循十二牧之制然海內之地則
仍九州而已是以爾雅及職方氏所載九州名各不同
正以天下止此九州而自舜以來冀州則有幽并之名

青州則有營州之名紀載之辭隨便言之二者同而異

撫庸屑屑分州也

宣三年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之牧九人而已蓋帝舜在位既久天下益治無復多事禹承其後改每方三人爲每州一人不過裁汰三牧於天下疆域無所移易十二牧九牧總此九州也不然舜與禹何爲如此紛更哉

食哉

堯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姚方興傳曰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愚按民食固所重然此

文上無所承以食哉二字發端若從姚義殊爲鶻突殆非然也竊謂食哉二字爲句惟時者惟是也屬下讀葢咨十有二牧以下至蠻夷率服皆史臣紀載語非舜語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八字一句食哉當是古語孫氏星衍古今文注疏正以食哉二字爲句以方言食勸也說之食之訓勸未知何義疑古人勸勉之辭葢強飲強食之意也孫氏以說此經未知是否其讀則當從之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此史臣於舜格文祖之日総括舜一生大略而言之若是舜口言則蠻夷率服語涉夸張非舜所宜出矣又下文舜曰咨

傳曰言舜曰以別堯可知自舜曰以前史臣不載舜語使食哉惟時至蠻夷率服皆舜之言則舜曰二字宜移於此不然至下文方出舜曰二字以別於堯此數語不成爲堯語乎知此數語皆史臣之語則宜截食哉二字屬上惟時二字屬下方合紀事文法不當如今讀也

四載

臯陶謨予乘四載枚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愚按輴樏異文異義甚多段氏撰異詳矣可無說也然余竊有疑者載卽乘也如傳義則予乘四載亦可作予載四乘矣且不詳其名物而但曰四載

何以示後世古文家說恐不如是史記夏本紀云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樺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是史公雖有乘車乘船乘橇乘樺之文而不以爲卽尚書之四載其載四載則以爲載四時於乘樺之下有左準繩右規矩二句以間隔之則四載非車船橇樺四者明矣史記集解載四時句下引王肅曰所以行不違四時之宜也是可得載四時之義漢書魏相傳曰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

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
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
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
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
節授民事愚謂魏相之說必有所本葢即禹乘四載之
古法乘震乘離乘兌乘坎即所乘之四載也小爾雅廣
詁載行也乘四載者乘四時之行也禹之治水行其所
無事不以東方之卦治西方不以南方之卦治北方所
謂順也不以春興兌治不以秋興震治亦所謂順也葢
自堯設羲和之官此理備矣鯀不得其道故彝倫攸斁

禹得其道故彛倫攸敘區區以舟車輴欙爲言小矣史公於載四時之上有左準繩右規矩六字蓋亦相傳之古說規者乘震而司春者也矩者乘兌而司秋者也準繩者乘坤艮而司中央土者也言準繩不言權衡於四時之行不備史公屬文有詳有略也

丕應徯志

臯陶謨惟動丕應徯志枚傳曰徯待也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愚按枚義迂曲殆非也此志字當以民言不以帝言此徯字即徯我后之徯蓋民各有心不能自達於上而實環而待命於下惟動之得其道則能

大應天下徯望之志故曰惟動丕應徯志猶云以對于天下也

冀州既載

禹貢冀州既載枚傳曰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釋文曰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愚舊作羣經平議從今讀以既載二字屬下但馬鄭皆以既載二字屬上古讀如此未可輕改而馬鄭所說既載之義似皆未得枚傳則更有誤字當云堯所都也先施功句賦役載於書今作先施貢非枚之舊矣至既載之義當別爲之說竊謂當時水患莫大於河禹治河至今稱神者

不在平積石以東而在平大陸以北按史記河渠書曰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此禹治水之至計亦保衛帝都之勝算冀州在中而河自西之雍州至南之豫州又北行之東之兖州三面皆大河所環抱大河治而冀州安矣故冀州不言治河而發端曰既載載者卽所謂載之高地也又於其末云恆衛既從大陸既作正義曰冀州田賦之

下始言恆衞既從史以大略爲文不爲例也夫古史之
文先後詳略皆有義例豈苟焉而爲之哉其係之於末
者正與發端既載相應皆爲治河紀也葢所謂載之高
地者其功正從大陸始故退大陸之文於田賦之下使
與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相承接也河不經冀州故冀
州無治河之文而治河實所以保衞冀州故始曰既載
末曰大陸既作大陸既作卽是冀州既載說經者不達
此義而既載之義不可解矣

又按以禹貢形勢言之北條之水河爲大南條之水江
爲大冀州之域大河環之荆州之域大江環之是故冀

州爲帝王之都而荆州自古强於天下所謂有王者後服無王者先叛亦其地勢然也春秋之世晉楚爲兩大國晉依河爲國楚依江爲國也戰國之世晉衰而秦繼之楚則仍稱大國形勢之說豈不信哉使禹不引河北行則地勢固北高南下河必直走徐揚矣安能環抱冀州而收旣載之功哉

孟子曰禹之治水順水之性此亦不盡然可順者順之不可順者不順也河自大伾以下使順其性則直走徐揚而已東南卑下揚土塗泥聽其所之將不可制禹於是從大陸導之北行載之高地北方土厚水深土性旣

堅隄岸又峻河力雖猛不能不由地中行可使數百年中不憂河患然能載之高地者亦惟開濬使極深而已河但知就下而不知已載而之高此禹所以爲神也嘗譬之河猶驕子也若更縱之無所不至矣必約束之使在嚴師畏友之側庶可就我範圍禹之治水猶是也余讀禹貢因表出之告萬世治河者

淮夷

禹貢淮夷蠙珠曁魚杖傳曰淮夷二水釋文曰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是釋文所據僞孔傳作淮夷之

水不言二水史記索隱曰按尚書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徐州言淮夷則鄭解爲得愚按淮夷之名見於詩書其名甚著而馬獨以二水釋之夷之爲水不見於經傳宜後人之不從馬而從鄭也枚傳不欲同鄭又不敢從馬乃渾其辭曰淮夷之水今作二水非枚意矣然則馬氏以爲二水何歟水經河水注曰夷水即蠻水也又夷水注曰夷水即佷山清江也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或即以說此經之夷然夷水在蜀當屬梁益非徐州也竊謂夷即泗也說文水部洟鼻液也從水夷聲禮記檀弓篇垂涕洟釋文曰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詩

澤陂篇涕泗滂沱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然則泗
可通作洟矣泗可通作洟故夷亦可通作泗上云泗濱
浮磬是專出於泗者也此云淮泗蠙珠暨魚則出於泗
又出於淮者也上句作泗用正字此句作夷用叚字古
書往往如此此說詳古書疑義舉例
又按馬氏不以淮夷爲夷名蓋亦有說禹貢所書如島
夷皮服島夷卉服蓋言水患平而得復其皮服卉服之
舊枚說是也鄭謂島夷卉服是貢其服非也其他如嵎
夷既略萊夷作牧和夷底績皆於貢賦無涉故此文淮
夷蠙珠暨魚是淮水夷水所出而非貢自淮水之夷也

聖人之於夷但使之各安其生而不責其貢此聖人所以治夷也

錫貢

禹貢厥包橘柚錫貢枚傳曰小曰橘大曰柚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引鄭曰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愚按橘柚微物何必錫命乃貢枚義非也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入賜而此與豫州之錫貢均作錫不作賜可知古文家舊說固不以錫貢之錫為納錫之錫矣近人治尚書者孫氏江氏於揚州均用鄭注而於豫州仍用錫命之說何其說之不定也夫

同此錫貢二字同在禹貢一篇之內在古史必無異義在鄭注必無異說以鄭爲不可從則已耳安得從之於揚州而不從之於豫州哉然鄭於錫字得之矣於貢字似猶未得愚謂貢當作項項乃澒之叚字說文水部澒丹砂所化爲水銀也從水項聲尚書以項爲澒者古文以聲爲主猶哥作歌臤作賢也今作貢者禹貢多貢字而項字止此兩見故誤改爲貢也錫澒同類之物故皆以入貢淮南子地形篇曰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白礜九百歲

生白須白須九百歲生白金元碭六百歲生元須元須六百歲生元金是須亦備五色其類至繁其用亦廣固工師之所需也

其發有逸口

盤庚上篇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枚傳曰言憸利小民尙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懸按如傳義則其字上必加恐字於文方明未免增字釋經矣其疑當作替說文言部替忌也從言其聲周書曰上不替于凶德今多方篇作爾尙不忌于凶德是替忌聲義俱同可以通用廣雅釋詁忌恐也然則替亦有

恐義蓋發有逆口者恐發有逆口也作其者文之省耳
枚傳得其義未得其字也

先王不懷

盤庚中篇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枚傳曰我殷家於天降
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愚按訓懷爲思必加故
居二字始成文義非塙詁也詩雄雉篇我之懷矣揚之
水篇懷哉懷哉鄭箋並曰懷安也論語里仁篇君子懷
德公冶長篇少者懷之孔注並曰懷安也此經懷字亦
當訓安言殷降大虐先王不安即上篇所云先王有服
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也

文侯之命篇肆先祖懷在位枚傳曰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正義曰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愚按傳疏均迂曲此懷字亦當訓安懷在位者安在位也簡而明矣

生生

盤庚中篇汝萬民乃不生生又曰往哉生生下篇敢其生生又曰生生自庸言生生者凡四枚傳皆訓進進孔疏以爲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進愚謂說文生進也生本訓進經文疊言生生故傳文疊言進進此訓詁之恆例耳惟進進二字甚爲不辭於經典亦別

無所見疑生生生當爲甡甡說文生部甡衆生並立之皃
從二生詩曰甡甡其鹿按桑柔篇甡甡其鹿毛傳曰甡
甡衆多也正義謂是同心願樂之意與甡甡義合作生
生者字之省耳必云進進轉失之矣

西伯戡黎微子

西伯戡黎微子二篇今在商書而說文女部⿱執女篆下引
周書曰大命不⿱執女卽西伯戡黎篇大命不摯也口部咈
篆下引周書曰咈其耉長卽微子篇咈其耉長也辵部
引周書曰我興受其退卽微子篇我興受其敗也是許
君以此二篇爲周書若謂字誤安有三處皆誤者哉惟

足部躋纂下引商書曰予顛躋卽微子篇予顛隮然三處作周書一處作商書校讐古書必從其多者當據三處改此一處不當據一處改彼三處也然則此二篇何以爲周書曰是有帝告五篇之例書序允征之下有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五篇釋文曰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夫帝告以下五篇皆商書而今列之夏書者以作書之時猶在夏時而未至商代也然則西伯戡黎微子二篇雖是商書而文王受命作周改元稱王依鄭君說入戊午蔀二十年歲在己未爲文王元年則自己未以後在周人言之已爲周

代矣此二篇作於周時卽爲周書疑古文家舊說有如此故許君從之此治古文尚書者所未知也

司徒

洪範四曰司空五曰司徒枚傳於司空曰主空土以居民於司徒曰主徒衆教以禮義愚按司空當爲司工工者事也故司空爲事官說已具羣經平議矣至司徒爲主徒衆亦不可通周禮所謂徒者府史胥徒也豈司徒所主乎司空當爲司工司徒疑當爲司土徒從辵土聲猶空從穴工聲叚徒爲土猶叚空爲工矣司土故爲地官其證一也大司徒職首云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又云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原野之名物又云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又云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又云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又云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又云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諸所言皆土地之事非司土而何其證二也所屬有土均土訓而山虞澤虞川衡林衡皆屬焉非司土而何其證三也春官之屬有雞人賈疏云雞屬木故列職於此夏官之屬有羊人疏云羊屬南

方火故在此秋官之屬有犬人疏云犬是金畜故連類在此而司徒所屬有牛人焉牛爲土畜疏雖不言可以例推牛人屬司徒則司徒爲司土明矣其證五也古者司徒實掌邦土其掌邦教也以掌邦土而及之大司徒職旣云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又云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是其掌邦教正以其掌邦土也僞古文乃云司空掌邦土侵其官矣

穆卜

金縢篇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枚傳曰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

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愚按二公欲卜而周公言未可其非相順顯而易見蔡傳謂未可以武王之疾憂惱先王蓋郤二公之卜自較枚傳爲得旨矣但如其說則下文植璧秉圭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先王其不憂乎以此郤二公而公所爲又甚之無乃不可歟愚謂說此經者未解穆卜二字穆乃昭穆之穆僖二十四年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正義曰自后稷以後一昭一穆文王於次爲穆故文子爲昭武子爲穆二公欲爲王穆卜者蓋以武王疾已不可爲諱欲卜立後也毛詩斯干篇正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則克商

二年成王生否未可知天下甫定太子未生而王疾不可爲則二公之爲此謀亦當時之急務也且其時亦未必有倫序相當可爲武王後者二公殆必援殷家兄終弟及之例屬意周公矣故周公拒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禱於三王請以身代此正力拒二公爲王穆卜之意也下文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案上文但言開金縢之書正義曰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未嘗言王欲卜也何以云其勿穆卜乎漢書梅福傳注引尚書大傳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無其勿穆卜之語史記魯史家

云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此語更不可通開金縢得周公書與卜何干乃并戒後世勿繆卜乎愚謂其勿繆卜一語即周公未可以戚我先王一語也在周公當日委宛言之則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在成王此時徑遂其辭則直道周公之意曰其勿繆卜而已夫自金縢既發成王與二公徧問諸史與百執事當日情事已備知之矣成王不歎美其請以身代之事而獨於此一語且泣且言者葢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入在成王意中至此乃知當時二公固屬意周公而周公尚謝而勿受豈有武王崩後成王既立而反包藏禍心窺伺

神器謀爲不利者乎成王曉然於周公無利天下之心實在於此故感動於心即出之於口而史臣亦即載之於書雖史遷不能得其微意千載以下所當以意逆志也

甯武

大誥以于敉甯武圖功敉傳曰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愚按敉訓敉甯武爲撫安武似爲不辭甯者甯王也上文甯王遺我大寶龜傳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下文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傳曰不可不成汝甯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正義曰經言甯即文王然則此言甯武猶

言文武耳蓋文王有甯王之稱故言文王武王可也言甯王武王亦可也言文武可也言甯武亦可也以于敉甯武圖功言往撫循文王武王所圖之功也何以明之下言甯考圖功則知此圖功上之甯字亦甯王也下言敉甯王大命則知此以于敉下之甯字亦甯王也但彼專言甯此則兼言武耳世人多聞文武罕聞甯武故失其解

又按下文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傳以爲甯祖聖考繼言甯不言聖言考不言祖甯祖聖考而合稱爲甯考太不辭矣傳者蓋以文王乃成王之祖不當稱考耳愚按

禮記祭法篇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然則祖亦未始不可稱考何疑乎甯考之稱乎蔡傳泥甯考之文從蘇氏說以甯王爲文王不知甯武圖功固文武並言甯王非武王可以此決之古人之辭往往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對文則祖與考有別洛誥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是也散文則祖亦考也此篇不可不成乃甯考圖功是也

乃疾厥子

康誥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枚傳曰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

子是不慈愚按此經之旨不能無疑夫父之疾惡其子雖曰不慈然較子之弗祗服厥父事其輕重相懸不可以數計矣下文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然則父之疾惡其子與子之弗祗服厥父事同在不赦之條此豈以孝治天下之意哉疑所謂疾厥子者非止惡而已後漢書傅毅傳注曰疾害也此經疾字亦當訓害疾與嫉通廣雅釋詁嫉殺賊也嫉殺同訓其義即相近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謂不能字之乃賊害之也以父母而賊害其子是亦泯亂民彝之大者故刑茲無赦也今律祖父母父母故殺子孫杖七十徒一年半即此經之

義矣

又按下文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弟止曰弗克恭兄則曰大不友蓋兄非大不友不與弟之弗克恭者同罰也以兄例父則所謂疾厥子者必不止於疾惡矣

般庶庶般

召誥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愚按厥既命殷庶承上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而言當作厥既命庶殷下云庶殷丕作當作殷庶丕作蓋庶殷殷庶有別庶殷者指侯甸男衛

邦伯而言殷庶者殷之衆即侯甸男衞之民也蓋周公所命者其君也丕作者其民也下文云誥告庶殷傳謂是衆殷諸侯此庶殷當與義同周公所命必不能普及其民則命庶殷而非命殷庶可決矣

烝祭歲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枚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愚按枚義非也王果以戊辰到洛則當如召誥所云戊申大保朝至于洛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之例書曰戊辰王至

于新邑不當云王在新邑也云王在新邑則到新邑在
戊辰之前可知矣枚以爲戊辰始到明月乃烝祭然則
此祭也在夏爲仲冬在周爲正月矣下文何以云王命
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乎且烝祭歲三字爲句
文亦未妥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
烝正義曰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
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是此句鄭讀陸孔
所言各異未知誰是即從鄭義謂歲是成王元年正月
朔日亦嫌於下文在十有二月不合愚謂烝字從釋文
絕句祭歲二字自爲句祭歲者祭之名也何謂祭歲國

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是古有歲祀
之禮祭歲即歲祀也韋注曰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
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周語日祭月祀時享歲貢韋
注亦同所謂歲祀於壇墠者當作歲祀及壇墠與時類
及二祧一例蓋日祭及祖考而止月薦及曾高而止時
類則自二祧以下皆祭歲祀則自壇墠以下皆祭經傳
但言時祭而歲祀無聞然在月令具有其文月令季冬
之月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又云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
之饗又云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又云命宰歷卿

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
祀又云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
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是古者歲終大祭上
及皇天下及川林不止宗廟而已鄭君不知古有此禮
故注月令但順文說之不敢質言爲何祭矣此經王在
新邑烝是時祭也至歲終舉行祭歲之禮乃於文王武
王加騂牛各一告封周公之後故曰祭歲文王騂牛一
武王騂牛一

厥兆天子爵

無逸篇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段氏撰異曰尚書大

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無佚白虎通爵篇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葢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駁異如此又引盧氏召弓校白虎通釋爲尚書亡篇逸篇愚按陳氏壽祺尚書大傳辨譌云厥兆天子爵乃尚書逸篇文誤入毋逸傳與盧說同但今古文駁異者往往而有亦未敢決其必非無逸篇文然如段說謂是厥亦惟我周五字之駁異恐未必然此五字若果出無逸篇當在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之下葢謂文王受命稱王也兆者始也天子爵者王也周之之稱王自文王始故曰厥兆天子爵

武王惟茲四人

君奭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枚傳曰虢叔先死故曰四人正義曰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鄭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愚按上文有五人此則四人遂謂五人中必有一死者鄭猶不斥言爲誰枚氏則以虢叔之年必老決其先死近於武斷矣儀禮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周禮司服職賈疏引此文而曰天子之義亦當然周自文王始受命猶始封之君也武王則封君之子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虢叔爲文

王弟於武王則諸父也非武王所得而臣文王沒武王立號叔已在不臣之列矣故不數也文王爲始封之君不臣昆弟何以得臣虢叔疑所謂昆弟者但不臣諸昆耳因昆而連言弟古書自有此例

天球河圖

顧命天球河圖枚傳曰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愚按雍州所貢有球琳琅玕何以獨寶此球謂之天球義不可解正義引鄭云色如天者此亦臆說也枚以河圖爲八卦不知此八卦是伏羲所手畫歟抑非也果是伏羲手畫誠可寶貴無如時代太久周時必不得有如其非也

則文王六十四卦之辭具在何取此八卦而陳之扵上
文越玉五重枚傳以宏璧琬琰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
爲三重然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明是
二玉何得合而一之疑所謂五重者宏璧一琬二琰三
大玉四夷玉五天球非玉矣廣雅釋詁球法也球與捄
通圖亦法也楚辭懷沙篇前圖未改王逸注曰圖法也
天球河圖蓋皆古聖相傳之大法天球者天文河圖者
地理也天球所以求天漢書藝文志所載黃帝五家歷
三十三卷顓頊歷二十一卷如此等書當即周時所謂
天球矣中國之水莫大於河故言地理者以河爲主諸

緯書有河圖帝覽嬉河圖玉版河圖握矩河圖括地象河圖龍文河圖合古篇河圖錄運法雖出依託必有所本周時所謂河圖當亦近是

詩長發篇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廣雅釋詁拱球法也王氏經義述聞據以說此詩愚謂小球大球即天球也小共大共即虞書九共九篇也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此十一篇雖亡然九共九篇必九州各為一篇方與序言下土合小共大共屬地小球大球屬天詩義當如此而此經天球河圖亦可得其義矣

大輅綴輅先輅次輅

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校傳曰大輅玉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正義曰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愚按以四輅爲金玉象木是也其不陳革輅之故校既無文馬王所說均非其義按周禮司裘云大喪廞裘飾皮車鄭注曰皮車遣車之革路是大喪非不用革輅也所以不陳者正以王之遣車以革輅爲主故車僕云掌戎路之

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云此五
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又云大喪厥革車注云言興革
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焉疏曰經不云戎
路而云革車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革輕
皆有可知若然則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
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以車僕職觀之革路雖與金
玉象木同列爲王之五輅而實則又自爲廣闕苹輕四
者之長謂之五戎王之遣車以此五戎爲主而金玉象
木四輅從之成王之喪其革輅必與廣闕苹輕並陳於
門外儀禮士喪禮下篇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

倏是也門內所陳爲四斡門外所陳爲五戎本自各別經止言門內故無革斡矣

誕受羑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枚傳曰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正義曰羑聲近猷故訓之爲道按馬融亦云道也見釋文則羑之訓道古訓然也羑與羨通說文羨篆下有古文作羑可證其爲同字羨之或體作誘詩野有死麕篇吉士誘之毛傳誘道也然則羑羨之訓道非道理之道乃道引之道禮記樂記篇知誘於外鄭注曰猶道也引也是其義也此

文當以誕受羑爲句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故我周文武大受天之道引猶曰天誘其衷云爾若字屬下讀若語詞與乃字同小爾雅曰若乃也周語引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曰若猶乃也是書例固有以若爲乃者若克恤西土乃克恤西土也自讀者以羑若連文遂不可解宋人至援羑里之文說之謬矣

又按枚訓恤爲憂憂發於中心有知不知無能不能克恤之義不可通也恤當讀爲謐𧦝典惟刑之恤哉史記集解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詩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言部引作

誐以謐我是恤謚謐古聲相近而字亦相通說文謐靜語也大學曰靜而后能安故謐卽有安義廣韵五質謐靜也愼也安也若克謐西土者乃克安西土也

惟呂命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枚傳曰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愚按經言惟呂命不言命呂侯且篇中所紀皆穆王語旣非王告呂侯亦非呂侯告王獨於篇首著此三字遂以呂刑名篇殊不可解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枚於呂命二字絕句傳云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又於訓夏贖刑下傳云

呂侯以穆王命作書夫呂命二字孤縣於上文不成義序言穆王訓夏贖刑而傳以爲呂侯以王命作書亦失其實竊謂傳義非也古人之辭有上下通稱者以上告下謂之命以下告上亦謂之命禮記緇衣篇引兌命鄭注曰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然則說命之命以臣命君非以君命臣此序呂命與說命同呂命穆王訓夏贖刑當於王字絕句呂命穆王者呂侯告穆王也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與書序合篇首著惟呂命三字即序所謂呂命穆王也通篇雖穆王語而實皆呂侯命之故名篇曰呂刑也作

僞古文尙書者不知此義說命中篇惟說命三字正襲用惟呂命文法然是王命說非說命王失其旨矣

我皇多有之

秦誓惟截截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枚傳曰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愚按如枚義則皇當讀爲往皇往聲近義通禮記少儀篇齊齊皇皇鄭注曰皇讀如歸往之往詩信南山篇先祖是皇鄭箋曰皇之言往也又泮水篇烝烝皇皇箋曰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並其證也枚讀皇爲往往者往時也卽往者不可諫之往故傳曰我前多

有之前即往也正義不違其旨乃增益其文曰我前大多有之蓋以大字釋經文皇字然則傳文前字無著矣阮氏校勘記反據疏以疑傳非也

祖乙圮于耿

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枚傳曰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毁曰圮正義曰古人之言雖尙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愚謂疏家例不背注而此疏詆枚傳爲不辭則以枚義誠不可從也又引鄭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毁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從也錄此篇者善其

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是鄭說亦孔所不信也愚謂鄭順序文爲說自不可易序言圮不言遷義已見矣必何如而始謂之改文見義哉孔子錄祖乙一篇正善其不徙葢殷自仲丁去亳遷囂實居河北正義載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是也自是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皆河北也詩元鳥篇曰景員維河景者大也員者旋也河北三面皆大河旋繞之故曰景員維河說詳毛詩是殷都河北得形勢之勝惟河患亦頻見亶甲盤庚至遷都以避之殆

即漢賈讓徙民當水衝者之意乎此在賈讓爲上策而在神禹視之實爲無策使禹當日徙戴不與水爭地之說則洛汭以下聽其直走徐揚而已何必北行而截之高地哉盤庚遷殷後世美之其實渡河而南非計之得者也及至殷紂乃居朝歌此何足以爲國乎祖乙圮於耿而不遷當必有說且或有治河之法存焉惜其書之亡也